

广泛地阅读，在今天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不仅能拓展知识边界，还会激发写作的灵感。比如，我曾读过一本科普著作叫《白洞》，作者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叫卡洛·罗韦利。那本书太好看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薄薄的150页，两小时能全看完。《白洞》写得非常前卫，十分精彩，讲的是此时此刻人类中最聪明的一些人在琢磨的一些事儿，而且卡洛·罗韦利的文风就像一个大散文家，看完后我意犹未尽。在读《白洞》的时候，我还在看李零的《风乎舞雩：元大都踏查记》。李零不仅研究考古，而且文史哲都能贯通。我写过一本《北京传》，对北京的山川风物和历史地理，也积累了很多资料，这方面也是我感兴趣的领域。《风乎舞雩：元大都踏查记》第一部分讲元大都中轴线的确立；第二部分是讲元大都的50个“坊”原来在哪个地方，后来怎么演变成了胡同，等等；第三部分是讲景山西侧的河流的走向……都很专业，李零教授很讲究实证，每个地方都要亲自带着学生去看。

读这些物理学家、考古学家的书，特别能激发想象力。比如你看完《白洞》，就会觉得很兴奋，而且，我没想到罗韦利在《白洞》里引用了很多作家、诗人还有哲学家的话。比如他讲黑洞的一个阶段的走向……物理学与文学相交融，他写道：“但丁的神曲说，但丁走到了那个起点的地方，已经无法前进了，说黑洞到这结束了怎么办？这时候引路人都不见了，只有他心爱的姑娘贝亚特里采出现了，然后但丁跟他对视了一眼，然后目光马上就弯曲了，不敢再看。”这样的句子出现在一位当代天体物理学家的著作里，我就明白了，物理学、时间、空间、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是通的，真的是万物互联。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写作都是一个打开的状态，这个很重要。

我一直在建设我自己的文学空间：一个是对城市的理解，比如北京这座城市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关于北京，我还能写出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我能写一本科幻小说，可以说是有一种潜在的梦想和冲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写出来，以及能不能写出来，但我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琢磨。前段时间，我下意识地读波兰作家莱姆的所有中译本翻出来，抚摸了一遍——下意识里，我难道真的要向他学习写一本什么书吗？然后我抽出了他的一本书，叫《完美的真空》，这本书在文体上很有意思，它是通过虚构的书评构建起一个科幻短篇小说集。莱姆的《完美的真空》就是假定有十几篇小说，然后给这并不存在的十几篇科幻小说写书评。以伪书评的方式写成一部科幻小说集，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创意，给科幻文学写作带来很有意思的发展。其实，对于写作，创意也特别重要。从写作打开的状态到要把“创意”两个字顶在前头，这些是我的经验。同济大学中文系的张生教授讲了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现在写作专业招的学生都比较年轻，生活经验没那么丰富，到大学来上写作课，主要是来学习写作的技术，了解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么多年来，先前的作家已经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写作形式，在大学里大家要学习的是这些文学的形式。

最早知道“左联”，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后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和课堂上对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进入杭州大学，师从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郑择魁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郑先生是鲁迅和左联研究专家，我读到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左联五烈士之柔石的研究》，先生是浙江台州人，柔石是他的同乡。受先生的影响，我对已经研究相对充分的左翼文学产生了兴趣。

1990年5月，我完成了一篇研究五烈士作家之一胡也频小说的论文，核心观点认为胡也频是上世纪20年代发端于北京、受鲁迅影响的代表性乡土作家，这篇论文投给了胡也频烈士的家乡刊物《福建论坛》，在1991年第3期刊出。这一年年轻的少作，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还有回响。2018年10月，在南京一个论坛上，我遇到时任《福建论坛》总编辑管宁先生，一见面，总感觉当年投稿时，就是他作为责任编辑来联系我的。会后，我找到他，带着感激的心情提到这篇稿子，可管宁先生没有任何记忆了。只可惜，当时来往的书信没有能够保存，思之有些遗憾！几个月后，管先生电话我，说要出差路过上海，顺便来拜访我，会带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电话中，我没有吃惊，也许是直觉，我平静地脱口而出：是我当年那篇论文的原稿！果然，我的直觉是对的。管先生是位有心人，他回到福州，查阅了档案，找到了我当年的投稿，里面还有他用红墨水修改的痕迹，清晰如昨。距1990年可是28年时光了。这是我至今留存的最早的手稿了，在今天电脑代替手书的时代，越发显得不易了。

1991年秋，我离别师友，从杭州到上海，到复旦大学从鲁迅研究专家陈鸣

东风第一枝 山居梅落甚动乡思次高竹屋韵

松庐

晓月轻寒，幽窗清浅，依依翠烟香雨。东风催老江梅，云水终非旧土。春时渐好，却更添、客心旧绪。忍又、残梦如丝，凝伫漫招新句。

碧海阔，骊龙珠吐。度岭横，镜鸾独舞。逝年尽付金樽，静夜常歌金缕。薰琴空闻，叹解佩、几曾仙遇。待折取，一片冰魂，青鸟寄归音去。

远方之梦 文学之心

梦亦非

李顺骅的诗集《故国墨痕》，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字：累。何出此言？半生以来，我去过无数地方，看过无数风景，见过无数人，吃过无数食物，早已被世界折磨得疲惫不堪，我不愿意回忆昔日之游，也尽量少旅行，只愿意静坐于一隅。所以阅读这一百首李顺骅的山水诗，我自然就生出“累”的感觉。听李顺骅讲述上一段的旅行经历，畅想下一段的壮游如何进行，倒是免却了我跋山涉水之苦，又在想象中跟着他进行了一段美好的旅行。在李顺骅身上，我看到一股我所羡慕的少年元气。他儒雅，帅气，对人与事非常真诚，常常为社会公共

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记得我来参加博士考试时，郑先生给我写了介绍信，拜访著名新文学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永嘉路一座石库门老房子里，从窄窄的楼

我与“左联”

黄昌勇

梯爬上三楼丁先生的书房，倾听先生对左联研究的指导和高见。丁先生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至今仍是研究左联的重要参考书目，那时是我们案头工具书，对先生的学术功力钦佩有加。后来在上海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见到先生，再后来，与丁先生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只是，我上戏工作后，知道了丁先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女儿丁言昭在现代作家传记创作成就斐然，更加时时想起作为后学受益于前辈学者的栽培。前些年得知丁先生2017年已经离开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得到讯息赶去送行，心中颇有遗憾，只能把这份感激和纪念放置在我心中。

其实，郑先生那时派我拜访丁景唐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他请教关于左联五烈士研究的诸多问题，那时，郑先生承担了《左联五烈士评传》一书的撰写，也许是先生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一人独立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就邀请我也参加进来。

项任务就被我从杭州带到上海，从硕士阶段带到博士阶段，也让我继续耕耘在左联这一领地。

1995年底，我博士毕业之年，与郑先生合作的《左联五烈士评传》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又5年后，郑先生因病离开我们，2001年为了纪念他，我撰写了《文学人生：左联五烈士综论》，发表在《鲁迅研究》集刊上。

从1991年发表第一篇关于左联论文，到2001年，前后恰好20年，成果虽然不多，却经历了自己学术成长最美好而艰辛的年华。2008年我在自己的一本文集自序中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反思自己学术兴趣转移过快，“回头看看，自己在学术园地撒下不少根芽，可不待它们长成，自己就匆匆离开。”

诚者斯言！

距千禧年转眼又过去20年，就在2020年，不想自己学术生涯中又一个彻底的转场：话剧剧本创作！大家真为我捏一把汗，这就是话剧《前哨》的创作，因为2021年是五位烈士牺牲90周年，我好像必须要做点什么了。其实如果从来的时路经看，这恰恰是一个正向的回归，因为这部话剧就是以左联五烈士作为抒写的对象，如果没有与导师合作的那部五烈士评传，他们青春生命怎么可能还会在我心火中燃烧；如果没有前面20年的沉

解他买书的情形以及当时福州路文化街轶事。原来，这些书都是他三四十年来随父亲在旧书店所购，和书店的从业人员成为很好的朋友。临别时他说：“我明天把所有的书拿来给你们。”我说：“我还没出价呢？”“价格已经不重要，书已找到主人了，因为你已经给我答案了，小伙子，好好干。”老先生动情地说。这次收购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学习业务没有捷径，板凳甘坐十年冷，只有埋头故纸堆，使自己愈加强大，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古旧书需要一代代传承，先做人再做事，这是上图公司从事古旧书的用人标准，我后来荣幸担任收购部和流通部的负责人，以及公司鉴定委员会委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八路军前往全国各地收购红色文献提供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韬奋纪念馆，到亲身经历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等收购过程，我是幸运的，陈先生、陆国强、张伟等诸位老师都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已离开上图公司十余年，然，这段经历、这份感情是终生难忘的。

事务疾呼，是位“诗侠”。在李顺骅的诗中，我们能看到的真诚，诗如其人，人如其诗，生活中的李顺骅是真诚的人，他的诗，也是真诚之作。我们也可以从诗中读到李顺骅的情怀：故乡情怀、土地情怀、边塞情怀、热爱生活的情怀……如果说这本诗集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一定是“情怀”二字。情怀成就诗人，情怀滋养着诗人的文字。

李顺骅一直有着远方之梦，也有着文学之心，而不是远方之心与文学之梦，他早就激情深入山水而淡然面对诗歌，这一本《故国墨痕》，算是他的一个纪念：关于远方，关于文学。

潜，如果没有那一段生活的磨砺，如果没有那一段时间的孤独甚至迷惘，真不一定撞击出这样强烈的创作冲动。

在《前哨》剧本研讨会上，导演马俊丰把我的戏剧结构定义为套嵌式戏中戏，剧作家罗怀臻总结这个戏的戏核是以90为标志的三个年代：九十年前的年轻人，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和今天90后的年轻人。左联五烈士二十多岁，当年的编剧和现在参与排戏的研究生都是二十多岁。我设置一个人物叫王近，上世纪90年代的王

难忘黑龙江滑雪队

邓伟志

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办期间，不少黑龙江籍运动员在这次冬奥会上为国争光。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当年的黑龙江滑雪队有过一次难忘的交集。

1979年盛传长白山天池里有“怪兽”。上海科技出版社派我和一名摄影记者去现场调查。时间是8月底，上海还是炎热的夏天。28日到吉林，接待的同志说：“9月1日山上肯定下雪，29日也可能下雪。”于是，我俩赶快于29日乘拖拉机上山，当天住在位于山腰的护林站。想不到夜里下起大雪，无法再上山了。当时，与我们一起住在护林站的还有黑龙江滑雪队。奇怪，黑龙江滑雪队为什么要跑到吉林来练习滑雪？黑龙江滑雪队队长告诉我：“长白山的雪质好。”我真想不到雪还有质量高低之分。

在护林站与滑雪队在一个锅里吃饭。我和摄影记者提出想下山。怎么下？自己下就是送死。队长叫队员护送。护送前先训练训练，与队员共同站在一双滑雪板上，手抓住队员肩膀，假如队员翻倒，也要死死抓住前面的队员，不能放手。放手便是死路一条。我们答应照此办理，开始下山，起初还顺利，半路遇见深坑，上下翻腾，我们死死抓住队员，想不到手持雪杖的队员还会朝后搂我一把，保护我的平安。冰雪之恩胜过滴水之恩啊！

回家

齐铁偕 诗书画

乡愁摇曳橹声中，岸阔潮回迎面风。两句吟成翘首望，碧空如水水如空。

传承古旧书，先做人再做事

陈韵

门口。他明白，书给到旧书店是最好的归宿，通过书店这座桥梁能找到真正需要的读书人。不久后，我调往上海辞书出版社，然而，林老师已离世。其编著的《中国藏书家印鉴》是我书架上常备工具书，每次翻阅，便想起林老师的身影。

曾经历的一次收购过程，对我影响至深。那天是周日，我值班，七十多岁的张先生走进收购部。根据旧书店师承服务惯例，我倒好茶请先生入座，老先生说和数位已离退休多年的旧书店从业人员往来，却丝毫没有聊和书相关的事宜。我接着他的话，聊起我和这些老前辈的交往，如何向他们请教、拜师，如何保护古旧书、怎么传承文化等，正说到兴起时，老先生从包中拿出报纸包的三本线装古籍，徐徐打开。我一看，皆为明版本，且都为首册，其中有一册为明嘉靖刻本《三苏先生文粹》。我和老先生聊了书的版本情况，并向他了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解他买书的情形以及当时福州路文化街轶事。原来，这些书都是他三四十年来随父亲在旧书店所购，和书店的从业人员成为很好的朋友。临别时他说：“我明天把所有的书拿来给你们。”我说：“我还没出价呢？”“价格已经不重要，书已找到主人了，因为你已经给我答案了，小伙子，好好干。”老先生动情地说。这次收购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学习业务没有捷径，板凳甘坐十年冷，只有埋头故纸堆，使自己愈加强大，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古旧书需要一代代传承，先做人再做事，这是上图公司从事古旧书的用人标准，我后来荣幸担任收购部和流通部的负责人，以及公司鉴定委员会委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八路军前往全国各地收购红色文献提供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韬奋纪念馆，到亲身经历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等收购过程，我是幸运的，陈先生、陆国强、张伟等诸位老师都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已离开上图公司十余年，然，这段经历、这份感情是终生难忘的。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

葛文勉励我好好读书学习，还在我收藏的田间著作上签名、钤印。